

背景的人都能听明白，特意从最基础的地方讲起，用了不少生动的例子。有人拍下她笑起来的样子，用了“很萌”两个字。

这距离她在费城接过菲尔兹奖章，过去了三个多月。7 月 23 日，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，王虹与邓煜同时获奖，中国籍数学家首次登上菲尔兹奖的领奖台，王虹也成为该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得主。消息传回中文互联网，流量迅速分岔：一部分人去找“三维挂谷猜想”的科普，另一部分人把她领奖时的黑色西装、戒指一寸寸放大，命名为“智性穿搭”。

两件事同时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，构成了理解王虹的一条隐秘线索。人们急于从她身上辨认某种“应该的样子”——数学家应该朴素，女性应该温婉，天才应该一路绝尘，而她的人生轨迹，几乎在每一个节点上，都选择了不那么“应该”的那条路。

站在舆论的塔尖，掌声、奖项、流量和争议同时压在一个 35 岁的数学家身上，反而让真实的王虹变得模糊。要看清她，或许得从那些“不够天才”的时刻说起。

窗外的古斯，一条不被催促的曲线

对王虹的最初印象，来自一张照片。照片里，报告厅的玻璃窗外，一个穿着条纹衬衫、背着磨损破洞双肩包的男人站在那里，隔着玻璃，全程凝望着厅内。玻璃窗内，座无虚席，过道和后排都站满了人，王虹正在台上讲“三维挂谷猜想”。

报告厅窗外那个男人是拉里·古斯，麻省理工学院数学教授、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，在调和分析领域被誉为“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”，也是王虹的博士生导师。据照片拍摄者说，古斯是掐点到场的，因为座位先到先得，被工作人员拦在了门外。他没有离开，就那么站着，脸上是藏不住的笑。

这张照片后来在中文互联网上被反复流传。人们从中辨认出一个词——耐心，并认为这是理解王虹的关键。

王虹不是那种被数学一路护送的天才。1991 年，她出生在广西桂林平乐县，父母是当地中学教师。小学跳了两次级，5 岁直接读二年级，又跳过六年级，16 岁以 653 分考入北京大学——但进的不是数学系，而是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。北大数院当年在广西只招一人，王虹的分数够不到那条线。从入学第一天起，她就开始准备转系，一边完成地空学院的课程，一边按数学系的培养方案自学。身边人把这条路叫做“二次高考”。

一年后，王虹通过考核，平级转入数学科学学院，随即发现自己掉进了一群奥数金牌得主的“窝”里，同班同学里就有后来与她同年获得菲尔兹奖的邓煜。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田刚后来提起她时说：“当时她成绩不算最好”。在法国《世界报》的专访里，她也说过一句更坦率的话：“在我的班级里，有一些人真的非常优秀。我并不确定自己的能力，即使我很努力。”

这句话后来被反复提及，因为它几乎推翻了公众对“天才”的全部想象：一个后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人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并不觉得自己属于那里。

本科毕业后王虹赴法留学，2014 年获得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与巴黎第十一大学硕士学位。正是在那里，她第一次认真地停下来。有半年时间，她没有做数学，转去学建筑，还在巴黎一家建筑事务所实习了。后来讲起这件事，她自嘲建筑也挺难，自己还是更喜欢数学，所以又回来了。她也不太清楚自己为什么又回到数学。只是这种“不确定”，鲜少出现在数学家的叙事里。

人们习惯的是“从小热爱、坚定不移”的直线，而王虹提供的是一条有岔路、有折返、甚至有点糊里糊涂的曲线。她不是被某种宏大的使命感推回数学的，更像是走了另一条路之后，发现自己手里已经握着的东西，比想象中更沉。

回到数学之后，王虹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博士项目，选择了拉里·古斯作为导师。在读研究生期间，她甚至考虑过“转行”，直到遇到古斯，切入调和分析领域，